

XENOPHON

[古希腊] 色诺芬·著

徐松岩·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希腊史

HELLENICA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XENOPHON

[古希腊]色诺芬·著

徐松岩·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希腊史

HELLENICA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 科 新 知 文 艺 新 潮

希腊史：详注修订本

[古希腊] 色诺芬 著 徐松岩 译注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封面设计：储 平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5.25 字 数：332,000 插页：2

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8.00元

ISBN：978-7-208-16313-3/K·292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史：详注修订本 / (古希腊) 色诺芬
(Xenophon) 著；徐松岩译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20

书名原文：Hellenica

ISBN 978-7-208-16313-3

I. ①希… II. ①色… ②徐… III. ①希腊—历史
IV. ①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5091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中译本序	1
第一卷	43
第二卷	95
第三卷	143
第四卷	189
第五卷	251
第六卷	303
第七卷	359
索 引	413
附录一 古希腊历史大事年表	454
附录二 古希腊历法简述	468
附录三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473
译后记	477

插图目录

- 图 1 阿尔特密斯神庙遗址 / 7
- 图 2 今日赫勒斯滂海峡 / 47
- 图 3 古代叙拉古剧场遗址 / 52
- 图 4 奥林匹亚竞技会赛场入口 / 57
- 图 5 雅典、比雷埃夫斯和雅典长城 / 106
- 图 6 雅典长城遗迹 / 110
- 图 7 阿格里真托神殿谷 / 111
- 图 8 欧帕里诺引水隧道口 / 114
- 图 9 远眺雅典卫城 / 141
- 图 10 今日阿尔戈斯湾 / 203
- 图 11 科林斯卫城遗址 / 214
- 图 12 古代科林斯地峡拖曳船只遗迹 / 222
- 图 13 波塞冬神庙 / 258
- 图 14 古代马其顿首都培拉遗址 / 269
- 图 15 今日攸洛塔斯河 / 292
- 图 16 德尔斐女祭司的座位遗迹 / 331
- 图 17 德尔斐神庙遗址 / 338
- 图 18 皮提亚竞技会遗址 / 338
- 图 19 拉哥尼亚和斯巴达全景 / 349
- 图 20 雅典公民大会会场遗址 / 353
- 图 21 爱皮道鲁斯剧场 / 366
- 图 22 美塞尼城入口 / 369
- 图 23 美塞尼新城遗址 / 378
- 图 24 斯巴达与拉哥尼亚平原 / 407

中译本序

一、色诺芬的生平著述

色诺芬 (Xenophon, Ξενοφῶν, 约公元前 444/ 前 431—约前 350 年),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和多产作家, 在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所贡献。《希腊史》是其篇幅最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此著使他得以与希罗多德 (Herodotus, 约公元前 484—约前 430/ 前 420 年)、修昔底德 (Thucydides, 约公元前 460—前 400/ 前 396 年) 并称为古代希腊三大历史学家。

关于色诺芬的生平, 传世的资料极为稀少。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直接述及自己, 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对他鲜有提及, 且多语焉不详, 甚或相互抵牾。后世作家偶尔提到色诺芬经历和事迹的零星资料, 其可靠性往往也很成问题。因此, 关于色诺芬生卒年份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 迄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 如果撇开那些细枝末节, 色诺芬一生的主要经历还是清楚的。^[1]

[1] 近期较为详细考证色诺芬生平的专论, 可参 C. J. 图普林:《色诺芬和他的世界》(C. J. Tuplin,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转下页))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在《名哲言行录·色诺芬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他的:“色诺芬出生于雅典埃尔基亚(Erchia)德莫^[1],是格里鲁斯(Gryllus)的儿子。他为人谦逊,长相英俊。”关于色诺芬出生的年代,在古代至少有三种说法。其一,色诺芬在自己所著的《会饮篇》^[2]中提到,公元前424年,在德里昂(Delium)战役^[3]中,他与其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在雅典骑兵队中并肩作战,败退之时,苏氏见其跌落马下,便奋不顾身,救他一命。^[4]按照雅典的法律,公民未满20岁,通常是不能离开本土(阿提卡)作战的。据此,色诺芬应该在公元前444年或之前出生。其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色诺芬的鼎盛之年在第94

(接上页)1999,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2004), 第33—54页; R. B. 斯特拉斯勒:《地标色诺芬〈希腊史〉》(R.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 Anchor Books, New York, 2010, 以下简称“地标《希腊史》”), 序言, 第xvii—xxiv页; 参阅 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Michael A. Flow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第15—36页。

- [1] 德莫即村社。该德莫位于雅典城以南, 距离卫城约20公里, 在今雅典国际机场之北。
- [2] 色诺芬:《会饮篇》(Xenophon, *Symposium*) 1. 1。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 经过后人校对、整理, 在古代即已被划分为卷、章、节, 现代学者们引用时, 通常只注明其作者、书名及卷章节; 如果该作者只留下一部作品(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等), 则只需注明作者名字和卷章节即可。当然, 古典作品传世的抄本不同, 章节的划分也略有差异。一百多年前,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被公认为是英语世界众多古典译本中较好者, 采用古典原著与英语译文相对照的体例。目前这套丛书在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均有收藏。本书所引古典作品凡未特别注明者, 皆用该丛书译本。如今互联网上查阅古典作品的现代译本也很方便。因此, 译者在引用古典作品时, 遵照国际学术惯例, 注明卷、章、节或行。
- [3]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与波奥提亚人的一次交战。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 Vols. 4,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1984, 以下简称“修昔底德”), IV. 93—96。中译本参阅徐松岩译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 [4] 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 *Geography*, 以下简称“斯特拉波”), IX. 2. 7;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Diogenes Laertio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以下简称“第欧根尼·拉尔修”), II. 22。

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四年，^[1]即公元前401/前400年。古希腊人通常以一个人40岁为其鼎盛之年，这意味着色诺芬出生在公元前441/前440年。一些学者对此说深信不疑。其三，色诺芬在其所著《长征记》中这样写道：因为自己当时（公元前401年）比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年纪稍轻，未能取代他而成为将军。^[2]普罗克塞努斯战死时大约30岁，^[3]而色诺芬在该书中还多次强调自己年轻。^[4]据此，人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色诺芬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31年前后。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贵族，父亲名叫格里鲁斯，母亲名叫狄奥多拉（Diodora），家境富裕，^[5]熟谙骑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成年的色诺芬在雅典市场上偶遇年逾花甲的苏格拉底，经过简短的对话，获准加入苏氏弟子之列。一般认为，他拜苏格拉底为师的情况大致可信，但师从著名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以及在底比斯期间师从普罗迪科斯（Prodikos）的情节，则颇为可疑。有的研究者认定在《希腊史》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说色诺芬曾亲历公元前410年伊奥尼亚的战事和公元前406年阿吉努塞（Arginusae）之战，并且目睹了公元前405年羊河（Aegospotami）之战的消息传抵雅典时的场面。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远非定论。还有研究者认为，公元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当政期间，色诺

[1]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5。传统认为，希腊自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开始有确切纪年。

[2] 色诺芬：《长征记》（Xenophon, *Anabasis*），III. 1. 25。中译本参阅《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3] 色诺芬：《长征记》，II. 6. 20。

[4] 色诺芬：《长征记》，III. 1. 14等。

[5] 在雅典公民中，养马者属于少数最富裕者阶层成员。他带着自家的马匹参加长征，即为明证。参阅色诺芬：《长征记》，III. 3. 19。

芬很可能就在雅典骑兵队中服役。^[1] 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

据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在公元前 401 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自小亚细亚起兵，长途跋涉前去攻打其兄长、波斯时任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企图夺取王位。色诺芬应朋友普罗克塞努斯之邀，加入居鲁士的军队，成为希腊雇佣军之一员；^[2] 同年夏，在巴比伦附近库纳克萨（Cynaxa）之役中，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佣兵诸位首领被波斯人诱杀，因此他成为了这支希腊雇佣军的首领之一；随后，他们在波斯军队的引导下，穿越波斯帝国腹地，踏上漫漫归途；在这些希腊军人沿黑海南岸行军过程中，色诺芬两度趁军队等待渡船的机会，提出就地建立新城安居下来的主张，均遭否决。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渴望返乡。色诺芬及其所率军队在拜占庭逗留期间，当地斯巴达驻军的首脑企图逮捕他，把他交给波斯总督。鉴于此，公元前 400 年冬，色诺芬率部投靠邻近的奥德里赛国王修塞斯（Seuthes）^[3]，此时他已成为这支希腊军队的唯一指挥官。按照两人之间的协议，如果斯巴达人继续追捕色诺芬，修塞斯将保护他；如色诺芬协助修塞斯作战，作为回报，修塞斯须划出一块地方交由色诺芬治理。但是，当修塞斯借色诺芬之助战胜敌手之后却背约食言。因希腊雇佣兵固请，色诺芬打算回雅典，率领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为斯巴达人效力。这时，斯巴达人正在和波斯人交战。由于斯巴达人没有按时向这支雇佣兵发放薪饷，他们便靠劫掠本地富户为生。公元前 399 年，色诺芬及

[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vol. 1:1985; vol. 2: 1986.），II. 4. 6，以及本书附注。

[2] 居鲁士手下的波斯军队号称 10 万，实际上可能有 4 万；另外有来自希腊各地的雇佣军 1.3 万。参阅色诺芬：《长征记》，I. 2. 7。

[3] 奥德里赛人（色雷斯人一支）之王。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 9；IV. 8. 26。

其手下六千余人一起投靠斯巴达将领提布隆（Thibron）。^[1]

其后，色诺芬可能留在小亚细亚，在提布隆和德基里达斯（Dercylidas）领导下继续与波斯人作战。有研究者认为，《希腊史》中所提到的那位对提布隆大动肝火的曾效力于居鲁士麾下的将领，很可能就是色诺芬本人。^[2] 大约在此期间，他娶斐列希亚（Philesia）为妻。斐列希亚为他育有二子，格里鲁斯（Gryllus，与其祖父同名）和狄奥多洛斯（Diodorus），这两兄弟可能是双胞胎。^[3]

公元前 396 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奉命到小亚细亚指挥斯巴达军与波斯人作战。色诺芬很快与他成为挚友，可能是指挥一支雇佣军为其效力，也可能是担任他的幕僚。色诺芬深受阿格西劳斯的器重，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色诺芬肯定随阿格西劳斯亲历科罗尼亚（Coronea）战役，^[4] 但尚不知他是否与雅典人直接交战。普鲁塔克在《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中暗示，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参加这次战役，并非出于对雅典人的憎恨，而是出于对阿格西劳斯的忠诚和友谊；他两度提及指挥居鲁士手下希腊雇佣军的将领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而非他自己），也是基于同样的缘由。^[5] 普鲁塔克的分析不无道理。

公元前 394 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前往斯巴达。^[6] 大约公元前 399—前 394 年间，雅典人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

[1] 关于库纳克萨之战和希腊军队长征，千百年来以讹传讹，误解不断。有关讨论参阅徐松岩：《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世界历史》2008 年第 5 期。

[2]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7。

[3]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2。

[4] 此战发生于波奥提亚境内的科罗尼亚附近，阿格西劳斯大败希腊反斯巴达联军。时间为公元前 394 年 8 月。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3. 15—21。

[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2. 4, 3. 15—18；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Plutarch, *Parallel Lives*），II. 10—11, XVIII. 2。

[6]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1—52；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 1—2。

原因也许与其师苏格拉底有牵连，但极有可能是在前 394 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后，色诺芬采取亲斯巴达和反波斯行动，从而触犯了雅典城邦的利益。^[1] 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的功勋，拉栖代梦当政者在特里菲里亚（Triphlia）的斯基洛斯（Scillus，在古代奥林匹亚竞技场举办地附近）划出一片土地赠予他，以示嘉奖。这是他们不久前从爱利斯人手中夺取的。^[2] 阿格西劳斯也将他的儿子安排到斯巴达接受教育。^[3] 这对于色诺芬而言，既是一种荣耀，也可因此而确保他对拉栖代梦人的忠诚。其后二十余年，色诺芬在这里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生活。^[4]

色诺芬在《长征记》^[5] 中提到，希腊雇佣兵会将其拍卖包括俘虏在内的战利品所得钱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交由几位首领保管，并由他们负责奉献给阿波罗（Apollo）和阿尔特密斯（Artemis）两位神祇。色诺芬将他自己所得份额的一半送到德尔斐，存放在那里的雅典圣库^[6] 中，奉献给阿波罗神；并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另外一半存放在以弗所（Ephesus）阿尔特密斯神庙的管理者麦加毕佐斯

[1] 参阅 P. 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Peter Krentz, *Xenophon's Hellenica*, II. 3. 11—IV. 2.8, Aris & Phillips Ltd., 1995），序言，第 2 页。

[2] 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的这次交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 402—前 400 年间。参阅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1954，以下简称“狄奥多洛斯”），XIV. 17. 24；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H. S. Jon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18—1935，或译《希腊志》，以下简称“波桑尼阿斯”），III. 8. 2 以次。而色诺芬的记载为公元前 399—前 397 年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1—31。

[3] 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 2；《道德论集》（Plutarch, *Moralia*），212B；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4。

[4] 公元前 392—前 371 年。参阅 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 30—33 页。

[5]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 3. 7—13。

[6] 在德尔斐，希腊诸邦奉献给阿波罗神的财宝和贡品，通常置于各自城邦的圣库中。有学者认为，色诺芬可能在 16 年后即公元前 394 年，随阿格西劳斯一起向德尔斐阿波罗神奉献战利品。参阅 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 29—30 页。



图1 阿尔特密斯神庙^[1]遗址

(Megabyzus)处。后来，麦加毕佐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将那笔存款如约带来移交给他。^[2]

色诺芬收到钱款后，遵照阿波罗神谕的指示，为阿尔特密斯女神购置了土地，捐建了一座圣所。塞林努斯河（Selinus）横贯这片土地，河里鱼贝丰富；而在以弗所，也有一条塞林努斯河绕过阿尔特密斯神庙。色诺芬用圣库的资金修建神庙和祭坛，以土地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于阿尔特密斯女神。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公民、邻近的男男女女聚集一堂，热烈庆贺。阿尔特密斯女神赐予他们大麦、面包、葡萄酒和甜点，与他们共享献祭的牺牲和各种猎物。色诺芬

[1] 位于以弗所，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色诺芬存款之处。

[2]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 3. 4。据考证，很可能是在公元前392年或前388年。参阅M. 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M.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Text. Commentary*, Berlin and New York, 2002），序言，第4页。

的儿子、其他公民的儿子以及其他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为庆祝节日而举行的狩猎活动。他们在圣地和弗洛（Pholoe）山区猎捕野猪、孢子和牡鹿。

色诺芬的领地距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三四千米，沿斯巴达通往奥林匹亚的大道前行即可抵达。圣域内有牧场，山上森林茂密，本地的猪、羊、牛、马，完全可以满足节日庆典之需。神庙的周围是成片的果树，出产各种应季的水果。斯基洛斯的女神庙，仿照以弗所大女神庙的样式建成，神像造型也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神庙旁边矗立着一根柱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谨以此地献给阿尔特密斯。此土地的拥有者和收获者，每年须奉献其收成的十分之一，并从余额中保养神庙。如有未照此行事者，阿尔特密斯定会明鉴之！”^[1]

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提到，斯巴达将军斐洛皮达斯（Phyllopidas）曾将其征战所捕获的部分战俘赠予色诺芬。^[2]色诺芬在其所著《家政论》和《回忆苏格拉底》中，对大土地所有者训练、使用奴隶和管理田园农产的情况了如指掌，并非纸上谈兵，很可能就是他的经验之谈。色诺芬在这田园诗般的环境里，生活富足安定，衣食无忧。这位“跨世纪”老人在参加狩猎、饮宴、交友、献祭等活动的同时，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现实状况，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深刻理解，笔耕不辍数十年，就城邦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教育、道德、哲学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公元前 371 年，斯巴达人在琉克特拉（Leuctra）之役战败，不

[1] 色诺芬：《长征记》，V. 3. 13。

[2]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得不退出先前所侵占的土地，色诺芬可能在此时离开斯基洛斯。^[1]公元前 369 年，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底比斯人，雅典、斯巴达这对老对手不得不再度联手，雅典人大约在公元前 368 年撤销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重归雅典，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科林斯定居终老。^[2]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参加骑兵团。格里鲁斯公元前 362 年在曼丁尼亚（Mantineia）之战中战死。^[3]色诺芬提到雅典方面“有不少勇士”为国捐躯，但没有明确提到有他的儿子。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历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4]的著作，称格里鲁斯作为骑兵战士，作战异常勇敢顽强，直至战死沙场；还提到色诺芬头戴花环为儿子献祭，并且为有这样的儿子深感荣幸，^[5]这证明色诺芬的名誉在雅典似已得到恢复。

色诺芬大约逝世于公元前 354—前 350 年间。他在记载色萨利人的史事时明确提到，“在这段文字的写作之时……亚历山大的大妻舅提西丰努斯（Tisiphonus）居于塔古斯之位”。^[6]这是其著作中所提及的可以确定的最晚年代。以上推论在其所著《雅典的收入》中还有重要佐证。他先提到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期间的情

[1]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2]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3]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4；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17。

[4] 埃弗鲁斯（约公元前 405—前 330 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库麦（Cyme），著有《历史》（Ephorus, *History*），30 卷，始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返回伯罗奔尼撒，直到马其顿国王腓力围攻柏林苏斯（公元前 340 年），被誉为古代第一部通史。该著作未能保存下来，但有些古代作家，特别是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在写作《历史丛书》时曾大量援引其著作。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 Hornblower & A.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ition Revis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3），第 529—530 页。

[5]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5。

[6]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4. 37。

况（德尔斐神庙受制于某邦），此战爆发于公元前356年秋至前355年春；^[1]他还指出，“如今海上已无战事，收入也正与日俱增”。^[2]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指公元前357—前355年“同盟战争”（Social War）之后数年的情况，是雅典财政最困难的一段时期。^[3]色诺芬最终的居所很可能在科林斯，也可能在斯基洛斯。^[4]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前人的说法，认为色诺芬卒于第105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一年，即公元前360/前359年。^[5]据波桑尼阿斯（Pausanias）记载，一位疑为出身于爱利斯的作家宣称，他们的祖先曾宽恕了色诺芬，允许色诺芬继续在那里保有他的地产，他还能指出色诺芬的坟墓所在地。

色诺芬著述丰富，并且全都完整流传至今，这在古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除了《希腊史》之外，他还有以下著作：

1. 《长征记》（*Anabasis*），全书分为7卷，年代跨度为公元前401—前399年。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亲自参加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和库纳克萨之战失败后与万余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帝国腹地向地中海沿岸撤退的艰苦历程。全书晓畅生动，文采斐然，历来被视为希腊古典散文的杰作。此书奠定了他希腊文学家的地位，也是公元前5和4世纪之交希腊城邦历

[1] 参阅色诺芬《雅典的收入》，V. 9；M. 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序言，第5页。

[2] 色诺芬：《雅典的收入》，V. 12。

[3] 有些研究者认为，色诺芬此著乃是向雅典著名政治家、理财家优布鲁斯（Eubul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所提出的施政建议书。优布鲁斯从公元前355年开始在雅典政坛崭露头角，其后十余年使得雅典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从而成为雅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563—564页。

[4] 参阅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V. 6. 6。作者乃是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鼎盛年约在公元150年。该著作描述了希腊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5]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6。

史、波斯帝国政治军事及其与希腊关系的重要史料。^[1]

2. 《居鲁士的教育》(*Cyropaideia*), 全书分为8卷, 是一部酷似历史小说的传记题材作品。^[2] 书中的主角是波斯帝国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作者以流畅动人的文笔, 通过描写居鲁士所受的良好教育, 来说明政治家的训练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通过叙述居鲁士的丰功伟绩, 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具体史实往往经不起推敲。书中还记述了军事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 如武器的种类, 兵力的布置, 进攻和退却的策略等等。透过此书, 也可以看到其时希腊人尚未充分形成对其他邻近民族的歧视观念。

3. 《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 记述拉栖代梦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公元前444—前360年)的生平事迹。^[3] 这位国王虽然腿有残疾, 但富有军事才能, 在位期间(前398—前360年)正值斯巴达国势由盛而衰的时期, 他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之一, 率兵东征西讨, 南征北战, 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斯巴达称霸、与波斯交战、科林斯战争等)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书是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历史著作之一。阿格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 因而作者对这位国王推崇备至, 赞扬他虔敬神明, 诚挚待友, 对祖国无限忠诚, 对下属宽厚仁慈, 作战时身先士卒, 生活中质朴勤谨。溢美之词, 不一而足。

4. 《斯巴达政制》或译《拉栖代梦政制》(*Lacedaimonion Politeia*), 是一部讨论斯巴达政制, 或者说讨论斯巴达人生活方式,

[1]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长征记》, 崔金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年。

[2]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沈默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年。

[3] 除了此书, 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也不惜笔墨, 记载阿格西劳斯的文治武功。普鲁塔克的《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主要沿用色诺芬所提供的史料。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可参阅P. 卡特里奇:《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的危机》(P. Cartledge, *Agesilau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 Baltimore, 1987); 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 第39—40页。

探讨斯巴达国势兴衰的专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斯巴达社会、政治、军事、法律、风俗的重要原始史料。^[1]色诺芬与斯巴达的关系和他的个人经历，更突显此著的重要性。当然，要想全面深入理解此书的内容，必须结合《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等著作，以及当时希腊历史的实际情况加以研读。

5. 《雅典的收入》(*The Revenues of Athens*)，或译《论收入》《论财源》(*De vectigalibus, Ways and Means*)^[2]，此著的写作，很可能是针对同盟战争之后雅典财政极度困难的实际状况，着重讨论增加其财政收入的种种途径。虽然书中所提建议或设想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色彩，甚至脱离实际，但其立足点恰恰是社会现实。因此，此书对于研究其时雅典经济状况和希腊经济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6. 关于回忆苏格拉底的系列论著。在这些对话体的著作中，对话的主角通常都是苏格拉底。一般认为，色诺芬主要是借苏格拉底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至于其中包含多少历史真实，则一直存有争议。^[3]《申辩篇》(*Apologia*)是讲述苏格拉底在面对雅典人的指控和审判时，在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申辩，可信度较高；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4]色诺芬追忆了导师苏格拉底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同时也叙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个人、友

[1] 目前该书最详尽的译注专著，参阅 M. 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对该书的相关评论可参阅施特劳斯：《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位》，陈戎女译，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 168—201 页。

[2]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

[3] 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在色诺芬和他的师弟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就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形象。现代研究者很难判断哪一个更近乎历史事实。

[4] 这两部著作可参阅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